



朱生豪译《莎士比亚戏剧全集》

一笑低头意已倾

朱生豪与宋清如因诗而相识，因诗而相知，最后也是因诗结缘走到了一起。

朱生豪是浙江嘉兴人，关于他的资料目前留存不多，据当地地方史料记载，他出生于一个破落商人家庭，自幼聪颖好学，1917年入嘉兴开明初小读书，1921年毕业，获甲级第一名。但天有不测风云，朱生豪的母亲突然病逝，两年后父亲也离世，家庭很快陷入了窘境，小生豪幸亏由孀居的姑母抚养，才得以继续求学。

1929年中学毕业后，朱生豪被保送至杭州之江大学深造。朱生豪在学校主修中国文学，同时攻读英语，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和英语水平，这为其日后从事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埋下了伏笔。大学二年级他参加了“之江诗社”，其文学才华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交口赞誉，“之江诗社”的社长夏承焘这样评价他：“阅朱生豪唐诗人短论七则，多前人未发之论，爽利无比。聪明才力，在余师友间，不当以学生视之。……闻英文甚深，之江办学数十年，恐无此不易之才也。”

就在这段时间，宋清如走进了他的生活。这个明眸皓齿的姑娘长朱生豪几个月，出生于江苏常熟西张栏桥杆日晖坝一名门望族，自小定有娃娃亲。长大成人后，宋清如向家里抗议“我不要结婚要读书”，后如愿以偿进了之江大学，并在之江诗会上结识了朱生豪。多年以后，宋清如对当年初识朱生豪的情景还记忆犹新：“那时，他完全是个孩子。瘦长的个儿，苍白的脸，和善、天真，自得其乐地，很容易使人感到可亲可近。”

之江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，学生人数不多，环境优美如画。宋清如读中学时即爱好文学，曾尝试着写些新诗，进入大学后，也参加了“之江诗社”的活动。据宋清如回忆，当时她别出心裁地写了首宝塔诗，作为参加诗社的见面礼：“这个‘诗社’的诗人们，不少是诗词能手。他们交流的作品，不是诗，就是词（古诗、宋词），可我连平仄都辨不出来，于是宝塔诗无异成了怪物。当时彭重熙（生豪同班友人，词极好）看了宝塔诗后，就推给坐在他旁边的朱生豪看。我注意到，朱生豪看了之后，带着微笑把头低了下去，既没有说话，也没有表情。事后，也许是三五天之后，他给了我一封信，附有自己的三四首新诗，请我指正。我给了回信，这就开始和他有了信件来往，内容无非是交流创作的新诗。后来，我学写旧诗时，也经常请他修改，从而加深了相互理解。”

自古才子爱佳人，在优美静谧的之大校园里，志同道合的朱生豪和宋清如暗生情愫。毕业前后，朱生豪写了三首《鹧鸪天》送给宋清如，向意中人表白了自己的心迹：

- ① 楚楚身裁可命名，当年意气亦纵横，同游伴侣呼才子，落笔文华洵不群。
- 招落月，唤停云，秋山朗似女儿身。不须耳鬓常厮伴，一笑低头意已倾。
- ② 忆昨泰山初见时，十分娇瘦十分痴，席边款款吴侬语，笔底纤纤稚子诗。
- 交尚浅，意先移，平生心绪诉君知。飞花逝水初无意，可奈衷情不自持。
- ③ 浙水东流无尽沧，人间暂聚易参商。阑珊春去羁魂怨，挥手征车送夕阳。
- 梦已散，手空扬，尚言离别是寻常。谁知咏罢河梁后，刻骨相思始自伤。

世上最会讲情话的人

朱生豪从小饱尝世态炎凉，造成了他沉默寡言的性格。据他自己说：“一年之中，整

《伉俪：朱生豪宋清如诗文选》近日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，书中那一张张弥足珍贵的老照片，一篇篇饱含真情的率性文字，将我们带进了一段尘封已久的爱情，一场风花雪月的往事。

其实，这对民国伉俪的名头并不响亮，与梁思成与林徽因、徐志摩和陆小曼等光彩耀眼的人物相比，更像是我们身边普通的邻里和乡党。但他们平凡、浪漫而又悲壮的爱情和生平历程，以及对事业的那份执着和坚韧，却触动了许多人的心灵，也从一个侧面记述了那个时代的脉搏。

民国伉俪朱生豪与宋清如的爱情往事——

『他译莎，我烧饭』



《伉俪：朱生豪宋清如诗文选》书影

文／本刊特约撰稿 王凯



民国伉俪朱生豪与宋清如

天不说一句话的日子有一百多天，说话不到十句的有二百多天，其余日子说得最多的也不到三十句。”与朱生豪亦师亦友的夏承焘对他也有类似的评论：“其人今年才二十岁，渊默若处子，轻易不发一言。”

但就是这样一位寡言少语的人，却将最优美的文字献给了他深爱的姑娘，从而被后人誉为“世上最会讲情话的人”。

1933年大学毕业后，朱生豪到上海世界书局担任英文编辑，与正在之江大学读书的宋清如两地分隔。1937年江浙沦陷，宋清如逃离故里，寄迹四川，先后在重庆、成都执教。朱生豪仍在上海书局工作，后来应邀至《中美日报》任编辑。期间，两人以书信作媒介，交流情感，倾诉相思。

据说好的情书都不长，但恋人间的通信却很频繁，就像灌木丛不可能参天，却能生得漫山遍野。朱生豪和宋清如当年书信往来极多，后来由于种种原因，遗失了很多。1990年代中期，《朱生豪情书全集》出版，宋清如在序言中回忆道：“通信时断时续。我在1941年回上海的时候，因为怕累赘，把他寄到四川的信件以及其他文字资料全部毁了。所以现在残存的信件，都是在抗战（1937年8月）以前的。”但即使如此，这些动人的情书也还有308封，基本上每周一封，如果算上遗散的，正如宋清如所言：“他两三天就给我一封信。”

在写给恋人的信中，朱生豪妙笔生花，不可遏制的青春气息从他那幽默、或俏皮、或苦恼、或纠结的文字中不时跳跃出来，谁也不会相信朱生豪的内心世界竟然是这么丰富、活跃，谁也不相信这个木讷、沉默的书生下笔竟然如此灵动、飞扬，那份纯真和热情，即使是情诗圣手徐志摩的《爱眉小札》也不能与之相比——别的不说，就看那些千奇百怪的昵称和落款吧，称呼宋清如的有“宋、好宋、宋宋、清如、好人、无比的好人、好、宋家姐姐、澄、澄儿、好友、小亲亲、哥哥、阿姐、傻丫头、青女、青子、我们的清如、宝贝、好朋友、好澄、澄哥儿、虞山小宋、爱人、老姐、小弟弟、二哥、小宋、哥儿、姐姐”等等，朱生豪自己的署名更是千奇百怪：“朱、朱朱、朱生、朱生豪、傻老头子、小巫、淡如、绣水朱君、岳飞、云儿飘、希特勒、你的、罗马教皇、无赖、猪八戒、小物件、红儿、蚯蚓、丑小鸭、叽里咕噜、和尚、珠儿、不好的孩子、虫、鲸鱼、二毛子、我、子路、张飞、一个臭男人、绝望者、冬瓜、牛魔王……”有谁相信这些文字出自朱生豪之手？

朱生豪的情书里，总荡漾着浪漫的诗意和无限的想象，他曾经说：“我希望我现在就死，趁你还做得出诗的时候，我要你做诗吊我，当然你不许请别人改的。”孰料此言竟然一语成谶，1942年12月，年仅32岁的朱生豪英年早逝，伤心欲绝的宋清如在诗中记下了对夫君的思念：也许是你驾着月光的车轮/经过我窗前探望/否则今夜的月色/何以有如此灿烂的光辉/回来回来吧/与莎士比亚相伴的日子

翻译 31 部莎翁戏剧

在中国说起莎士比亚，有两个人不可不提，一个是文学大师梁实秋，另一个就是朱生豪——两人都是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者。

1942年5月1日，经历了十年苦恋的朱生豪和宋清如在上海结婚。当时沪上正处于日本人铁蹄蹂躏之下，两人原计划婚后赴大后方谋生，后来迫于形势未能成行。为了使朱生豪能够潜心翻译莎士比亚著作，夫妻俩先回常熟宋清如老家暂住，后定居嘉兴南门。

朱生豪是从1935年前后开始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，但译稿数次毁于日本人的战火。据说，他翻译莎士比亚的目的有三个：一是想把译著送给宋清如做礼物；二是将翻译事业当作摆脱迷茫的一剂良药；三是为中国人争一大口气。他在给宋清如的信中这样写道：“你崇拜不崇拜民族英雄？舍弟说我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，如果把Shakespeare（莎士比亚）译成功以后。因为某国人曾经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，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。”

朱生豪当时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，从事翻译的工具书只有两本字典，就是凭着这两本字典，在妻子支持下，他翻译了31部莎士比亚戏剧。两人在上海青年会礼堂举行婚礼时，夏承焘为这对新人题了“才子佳人，柴米夫妻”的婚联，后来言及婚后的生活，宋清如这样回答：“他译莎，我烧饭。”这正是他们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，当时物价飞涨，全家吃穿都靠朱生豪的稿酬维持，宋清如除照顾家务外，还常揽些针线活贴补家用。在宋清如操持下，日子过得虽贫寒，却也和谐快乐。据说宋清如有事回常熟呆了一段时间，朱生豪竟然每天站在门口树下等候妻子归来。那时恰好阴雨连绵，地上落英缤纷，他捡一片花瓣便写一首诗，其中有首这样写道：“要是我们两人一同在雨声里做梦，那境界是如何不同，或者一同在雨声里失眠，那也是有等有味。”宋清如回家后看到这种境况，禁不住潸然泪下，从此再也没有离开夫君半步。

1944年12月26日，贫病交加的朱生豪在妻子怀中辞世。临终前朱生豪口中念念有词，声音由低渐高，宋清如听出他是在背诵大段的莎士比亚戏剧台词。延至中午，朱生豪大声叫道：“小青青，我去了！”这时，两人共同生活才刚刚两年，儿子尚牙牙学语。

丈夫去世后，宋清如重回教育界服务，先后在常熟中学、嘉兴秀州中学、杭州高级中学、杭州师范等校任教。但她始终未忘记朱生豪未完成的事业，1955年，宋清如请长假去四川大学，全职从事莎士比亚戏剧的编译和整理工作，并将朱生豪的全部译著进行了详细修订和校勘。

朱生豪当年曾对宋清如说：“要是我死了……不要写在甚么碑版上，请写在你的心上，这里安眠着一个古怪的孤独的孩子。”